

## 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今古奇觀 第十二卷 柳春蔭百磨存氣骨

詩曰： 世間冤苦是誰深，痛剝天涯孤子心。

勸我解眉偏有淚，向人開口卻無音。

惡言似毒還須受，美色如花不敢侵。

動喜成功仇盡報，芳名留得到而今。

話說貴州貴陽府，有一個小公子，姓柳，名春蔭，年方一□六歲。父親是當國大臣，忽一日，為奸臣所誣，有旨全家抄斬，家業籍沒入官。報到貴州，貴州撫按人速差兵圍宅擒斬。這一日，柳春蔭正在城外館中讀書日，有人報知此信，他嚇得膽魂俱失，不敢少停，忙將館童一件舊青衣罩在身上，急急往萬山中去逃命，又不認得路徑，只撿無人荒僻處便走。

走了許多野路，天色漸晚，正無安身之處，忽然撞見一個祖上用的舊老人家，叫做劉恩，一向在外。陡然見了著驚道：

「你是大相公耶，為何這等模樣，獨自到此？」柳春蔭認得是自家人，便大哭起來。劉恩再三細問，方知是朝廷抄斬緣故。

因說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哭不得了！為今之計，須要逃命他方才好，恐有人知覺，其禍不小！」遂領了柳春蔭，到家中悄悄宿了一夜。因商量道：「此處耳目多，住不得，須逃出境外方有生機。」收拾了些盤纏，次日，領著柳春蔭躲躲藏藏，直走了兩個多月，方到湖廣地面。主僕二人見無人知覺，才放下了心。喜得柳春蔭穿戴的巾帽、衣服皆有金珠嵌綴在上，除下來兌換與人，尚足充盤纏之用。

二人在湖廣住了數日，柳春蔭因與劉恩商量道：「柳氏一脈想還未該絕滅，我此身幸虧你扶持出了虎穴，但父母俱遭大變，家業盡空，我若後來沒個出頭日子，與父母報仇，倒不如隨父母以死，也完了一樁罪案！今既倖存，須得一個好地方發憤讀書，異日成名，洗冤削恨，方不負男兒志氣。」劉恩道：「大相公年又輕，資性又高，心堅志牢，何患不成！但此湖廣衝要地方，非讀書之處，必須另尋一個去處方好。」柳春蔭道：「我聞得浙中稱人文淵藪，又兼西湖名勝，秀甲天下，若讀書其中，必有妙處，但路遠，恐未易到。」劉恩道：「任他遠，未必在天上？」主僕二人算計定了，遂搭了一隻船，竟往浙中而來。又走了月餘，方到了杭州，就在西湖上租了一個幽僻處住下，終日瀏覽那西湖六橋之勝，讀書倒甚快活，只可恨資斧不繼，漸覺有飲食之憂，未免要攪亂心曲。

一夜，月明如水，柳春蔭閉門苦讀，讀到得意忘情之時，不覺高吟朗讀，恍如孤鶴之唳長空。忽想道：「柴米欠缺，隻身無涯，無個親密好友。」又不禁長吁短歎，吐氣如雲。忽想道：「父母遭刑，宗祀莫保！」又不禁放聲大哭，淚如雨下。哭而又讀，讀而又哭，哭讀無歇，因驚動門外一位高賢。你道這位高賢是誰？卻是紹興府會稽縣的商尚書。這商尚書是紹興有名的宦族人家，族中冠蓋如雲，讀書子弟成對成行。這商尚書因起官進京，打從湖上過，為愛湖上風景，就留連了半月。這夜見月明如畫，兩堤上山色湖光□分可愛，因住船斷橋，帶了兩個家人，沿著長堤一帶步月賞玩。忽步到柳春蔭的門前，聽見裡面朗朗讀書，甚是可愛，便立住腳細聽。聽他讀了一遍，又放聲痛哭，哭的淒淒切切，令人心傷。哭了又讀，讀了又哭。商尚書聽了半晌，心下驚訝道：「我聽此人如此哭，又如此讀，其人決非尋常！胸中定有大冤大苦之事。」

因吩咐家人道：「你可輕輕敲開門，問是何人讀書，我要見他一面。」家人領命，忙將門敲響。原來劉恩服侍柳春蔭讀書，一刻不離，任柳春蔭讀到三更四更，他便伺候到三更四更，要茶要水，□分盡心，只等柳春蔭睡了，方才去睡。這夜正點茶伺候，劉恩忽聽見敲門聲響，連忙開門，看見是兩個齊整家人，因問道：「你們有甚事故？」家人道：「我們是紹興商尚書老爺，偶步月到此，聽見你們相公讀書有興，欲請出來會一會！」

劉恩聽了，忙進去與柳春蔭說知。柳春蔭想一想道：「此時步月，定有高人，便見一見也無妨。」因走了出來，只見一個長髯老者立於月明之下，看見柳春蔭青年俊秀，因舉手道：「兄年正輕，怎肯這等用功？」柳春蔭忙躬身答道：「晚生小子資質愚魯，不能默會潛通，以致咕嚕有聲，驚動高賢，殊覺可愧，怎敢煩老先生大人垂青！」商尚書道：「讀書是士人之常，但兄讀得一似悲泣，一似激烈，一似苦而帶憂、有懷莫吐者，聲響異於常人，故我學生疑而動問。不知兄何處人，姓甚名誰，有何冤苦？不妨一一告我，或可為兄稍寬萬一。」

柳春蔭見商尚書語語道著他的心事，不覺撲簌簌掉下淚來，道：「老先生在上，別人冤苦可以告人，惟我書生的冤苦只好暗暗自受，上不可以告君、告臣，下不可以告親、告友，知我此情者，其惟天地鬼神乎！」商尚書見柳春蔭話中有話，因攜著他的手道：「此處不便講話，可到小舟一談。」柳春蔭吩咐劉恩看門，因自隨商尚書到船上來。到得船上，只見許多家人林立，船中錦屏玉案，銀燭輝煌，擺設得甚是富麗。柳春蔭蔽衣頽冠，與商尚書酬酢其中，絕無羞澀之態。商尚書看在眼裡，又見他眉清目秀，體骨豐厚，知是個貴介落難之人，心甚憐愛。因吩咐取酒與他對坐而飲，柳春蔭也不推辭，就坐竟舉杯而飲。飲了數杯，商尚書道：「我學生姓商，現待罪卿貳，雖不敢以賢豪自命，然亦非有胸無心，不堪與語之人！兄有何隱衷，何不並姓名、家世而我言之？我斷非無益於兄者。」柳春蔭道：「若姓名可言、家世可言，則晚生之冤苦不為冤苦矣！在他人見問，則可托姓，權辭以對，而老先生殷殷垂愛，汲汲見憐，真不啻天地父母！而晚生小子再以世俗之偽言以進，是自外於天地父母也，吾何敢焉？惟望老先生察晚生不得已冤苦之心，而恕其不告之罪，則晚生不告之告，猶告也！」

商尚書聽了，不勝浩歎道：「聞兄之言，使我心惻！家世、姓名兄既不肯言，且請問尊公、尊堂無恙否？故園松菊猶存否？」柳春蔭見問及此，不覺雙淚交流，放聲痛哭道：「蒼天，蒼天！兩大人若不遭變，我晚生小子何冤、何苦？故鄉若有片土可歸，則我晚生小子何冤、何苦？惟予小子無父無母，如累累喪家之狗！惟予小子有冤有仇，為冤冤無告之人！老先生縱有駟轅萬物之功，恐不能令我哀哀孤子，再復庇於椿庭萱堂之下矣！」說罷，涕流滿面，聲淒氣咽。商尚書看了甚是不忍，再三勸解道：「古來英雄多遭坎坷，須堅忍以勝之！兄今青年，前程甚遠，就有冤仇，當圖後報，須寬心徐俟，不必如此痛苦。一恐傷生，二恐短氣，三恐為奸人所窺，又開是非之門！」柳春蔭聽了，因拭淚正容，躬身謝道：「老先生金石鑒言，敢不銘佩！」商尚書道：「兄既兩親遭變，無家可歸，今隻身於此，將欲何為？」柳春蔭低頭無語可答，因見案頭筆硯，遂展開一幅箋紙，題詩一首，送與商尚書道：「晚生之志，如斯而已，無能為也。」商尚書接了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苦心如咽石，啞口似茹荼。

不敢通姓名，但願乞為奴。

商尚書看了兩遍，殊覺慘然。因說道：「兄雖遭難，然寫作俱佳，資性不凡，異日功名不在老夫之下。兄不可因眼前落魄，便自待輕了！」柳春蔭道：「晚生天涯一身，無親無友，就使異日功名可唾手而得，試問眼前衣食卻從何來？叫我晚生小子雖欲不自輕，又安得不自輕乎？」商尚書聽說，沉吟半晌道：「我學生倒有一處，不識兄肯從否？」柳春蔭道：「老先生有何處法，萬望見教！」商尚書道：「兄既上無父母，遠失家鄉，我這生年已六□餘，叨居父執之班，你莫若結義我學生為父，則是無父母而有父母矣，無姓名而有姓名矣，無家鄉而有家鄉矣！此雖非真，然亦舍經行權之道，不識兄肯為之否？」柳春蔭聽了，忙立起身道：「老先生若肯卵翼晚生，便是再生之真父母矣！何以為假？但有一言，須先稟明。」商尚書道：「何言？」柳春蔭道：「倘不肖異日風雲之會，皇家有赦罪之恩，則報仇削恨，終當複姓，以慰先人於泉下。乞老先生鑒不肖苦衷，毋深罪不肖為負心也！」商尚書道：「我已有四子，非憂乏嗣。今此之舉，為兄起見耳！異日歸宗，情理允合，老夫與兄原非承嗣之舉，有何不可！」柳春蔭道：「既蒙大人收養，請大人尊坐，容不肖子拜於膝下！」商尚書倒不推辭，因立在上面，受柳春蔭恭恭敬敬拜了八拜。拜畢，便不敢對

坐，就移坐側邊。商尚書因問道：「你今年幾何？」柳春蔭答道：「孩兒今年一〇七歲。」商尚書道：「我有四子，論起年來，兩為汝兒，兩為汝弟。他四人俱是春字排來，一名春茂，一名春芳，一名春蓄，一名春蔚。我今取汝叫做春蔭，你道如何？」柳春蔭聽了恰又取名春蔭，與舊名相同，便滿心歡喜道：「春蔭最好！」自此，柳春蔭改為商春蔭了。商尚書道：「你既拜我為父，你可將寓中書籍移到船中，不消去了。」

「且請問大人，此來何事？」商尚書道：「我是奉召進京。」商春蔭道：「大人既奉召進京，孩兒還是隨大人北上，還是寄居於此？」商尚書道：「你隨我北上固好，但恐你新遭家難，京中耳目多，倘有是非，便為不美！莫若我叫人送你回家讀書。」

過得一二年，事情冷了，那時再接你進京未為遲也。」商春蔭道：「大人識見深遠，可謂善於保全孩兒，且回家讀書，尤為百分美事。但念孩兒萍梗之身，為世所棄，蒙大人施恩於天高地厚之中，故得留於膝下，今大人又進京矣，孩兒回家，但恐兩兄兩弟久安貴介，視孩兒孤寒，未必相容，為之奈何？」

商尚書道：「我雖進京，有汝母在堂，他為人慈善，我再寫信囑咐，他自能為你作主。我四子縱使有些驕矜習氣，有母親在上，決不敢轉薄於你。況他四人，我已請曹孝廉作先生在家教他，我再寫字與曹先生，托他看你，他四人自然不敢放肆。那曹先生雖是舉人，文才也只中中，你看可從，便從他也好，如不可從，便另請明師也可，不必拘定。」商春蔭應諾，就起身回寓，與劉恩說知此事，劉恩也□分歡喜，遂忙將行李、書籍都收拾到船上來。商尚書就叫商春蔭與他父子同榻而寢。到次日，商尚書又討商春蔭文章看，見他資性聰慧，才情頗敏，不勝歡喜。留他在湖上共住了四、五日，因進京的欽限甚迫，不敢久留，只得懇懇切切寫了兩封書，一封與夫人，一封與曹先生，都是叫他好生看管商春蔭之事。又吩咐一個老家人道：「你可拿了這兩封書，送三相公回去，他雖是我認義之子，但才學甚高，今雖暫屈，後來功名不小。我就托你在家用心看管、服侍，不可怠慢！倘家中四位相公有甚說話處，你可就稟知太太與曹相公，要他拘管。」老家人領命，遂同商春蔭拜辭了商尚書，先回紹興家裡來。商尚書方才發牌進京，不提。

且說商春蔭同老家人，不數日到了商府，老家人先將商尚書二信，送與商夫人與曹先生看了，商夫人就叫四個兒子接了商春蔭，進到內廳相見。商春蔭先拜見了母親，隨即與二兄、二弟同列對拜。拜畢，商夫人就留在內裡吃飯，飯罷，就吩咐收拾一間書房與他宿歇，又取出許多華麗衣服叫他更換。商春蔭只取了幾件淡素布衣穿在身上，華麗衣服一件也不穿。又去館中拜見曹先生，曹先生見他氣清骨秀，又因商尚書信中再三托他看管，也□分用情。只是四個兄弟見父親信中說他許多好處，又再三吩咐不許欺負他，他四兄弟心下暗暗不服，道：「他一個流來之子，得與我們認做兄弟，孰輕孰重，憑你論情論理，也該奉承我們三分，怎倒先戒我們欺負他？終不成倒讓他來欺負我們！再看他在我們面上何如，倘有不遜之處，便須慢慢弄他。」四弟兄暗暗各懷妒忌之心不提。

且說商春蔭自到商府之後，以為棲身有地，可以安心讀書，又見有人服侍，劉恩無甚用處，因思量故園不知怎生光景，遂打發劉恩回貴州，去打探家中消息。心安身閒，百慮俱無，得以專力盡心讀書。曹先生初意料他，以為必定要拜他為師。不期過了許多時，商春蔭只是自讀，並不提起。曹先生心下想道：「他年幼，尚不知，只道書就是這等讀，不知講解、做文尚有許多難處。商老先生又不在家，無人指教，我又不便自說，卻如何處？」因再四尋思，忽想道：「有算計來，我到明日定一文會之期，叫他來學做，他若做不來，便不妨叫他拜我為師了！」到了次日，因對商春茂兄弟四人說道：

「讀書不可怠惰，做文要訂一日期，不可亂做。如今限定每逢二、六日做文二篇，我便好考較優劣。」商春茂道：「老師嚴命，敢不敬從！」到了初二日，就大家都到書館大廳上來做文章。原來商府這書館甚大，商尚書曾請了三個飽學秀才做先生，凡是商門子姪願讀書的，都任他來讀。這曹先生卻是另請了來教他四個親子的。這日，曹先生到了廳上，因說道：

「今日既是大會之期，凡在館者雖非我教，亦該傳與他知，有願做文者，不妨來同做。」商春茂忙叫書童會傳，就有□數個願來同做。曹先生又說道：「你三弟新來，亦當通他知道。」商春茂又叫館童去說，商春蔭便也走來。大家分位而坐，坐定，曹先生出了兩個題目，眾子姪各各拈毫構思。原來商府這些子弟，雖出眾之才少，然都靠著尚書門第，倒有大半是進過學的，也都完得兩篇來。曹先生滿肚皮只認商春蔭未必會做，時時偷眼看他。誰知他接了題目到手，略沉想一想，便提起筆來，一揮而就，第一個交卷的便是他。曹先生展開一看，真是言言錦繡，字字珠璣，大有會於聖賢之旨。心下暗驚道：

「原來此子是個異才，怪道商老先生這等慇懃相托，我必須要收他做個門生方妙。」又候了多時，眾子弟方次第交完卷子。曹先生一一評閱，便都覺庸庸腐腐，俱看不上眼，只得勉強各批評些勉勵之語。獨喚商春蔭到面前說道：「你資性盡高、才情盡妙，但學力有不到處，尚欠指點，你須細細講究一番，異日自成大器，萬萬不可任自家言性，而不虛心求益，便可惜自棄了。」商春蔭只應得一聲「是」，半字也不說甚麼，竟走了直來。曹先生又與眾子弟論論文字，方才散去。

到次日，曹先生只說商春蔭定來拜他為師。等了一日，卻不見動靜。因又對商春茂說道：「你三兄弟到是個讀書的資質，只可惜無人指點，可與他說，叫他也拜在我門下，我便好盡心與他講究。」商春茂因將此話與商春蔭說知，商春蔭道：

「拜師固好，但俗語說：『一日為師，終身為父』，這個事體甚大，安可輕易為之？曹先生叫我拜他為師，固是美意，但不知他的學力、文章可以作得我之師範否？」商春茂說道：「他一個孝廉，難道做不得你一個童生之師？」商春蔭道：「文章一道，那裡是如此說？煩大兄可將曹先生的文章，借幾篇與兄弟看看，果然有前輩風氣，我便自然與你看，你便知道了。」

因取了幾篇來，遞與商春蔭，商春蔭細細看了一遍，因笑說道：「曹先生這等文字，麻麻木木、不痛不癢，騙得一個舉人到手，造化他了；他若要中進士，須要拜我為師，怎倒叫我去拜他為師？」商春茂含怒道：「三弟小小年紀，怎說這等狂妄之語！他文字不好，已發鄉科，終不然你一個童生，倒好叫他拜你為師？」商春蔭道：「大兄不必怒，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今日與大兄說也徒然，久當自知。」商春茂道：

「小小年紀，一味會說大話，你既說他文字不好，你有本事，明指出他那裡不好來看，莫要這等狂言無實，壞了我商府讀書體面！」商春蔭道：「要我指出，這有何難？」因取筆將幾篇文字細細批評、塗抹道：「此處庸腐，此處泛常，此處不該如此做，此處卻該如此做。」將篇篇橫一豎，又直一豎，都塗得花花綠綠，遞與商春茂道：「大兄請細細一看，便知兄弟非妄言。」商春茂原不喜歡商春蔭，今又見他將先生文字批壞，又見說此大話，愈加不悅。因拿了文章來與曹先生看，只因這一看，有分教：

滿懷怒氣三千丈，一日陰謀□二時。

卻說商春茂深怪商春蔭狂妄，便拿了塗壞的文章與曹先生看，又將叫曹先生拜他為師的話都說了。曹先生不勝大怒道：「敢如此無知，若不看尊公面上，就該計較他才是！」自此之後，凡遇做文，便不來叫他。商春蔭見眾人才只平平，卻也不願來同做，只在自家書戶中朝夕苦讀。商春茂見他苦讀，心下暗想道：「他資性又高，文章又好，又肯如此苦讀，明日自然會中。我商家四個親子不中，倒讓他一個螟蛉之子中去，何以為顏？莫若將花酒誘他，他一個窮乏之人，自然要著迷。」

算計定了，便時時尋個清客朋友，引誘他到花柳叢中去玩耍，爭耐他少年老成，見了婦人睬也不睬。商春茂又想道：「少年人血氣未定，那有個不好色的，這都是在人面前假老成。」因又借看花名色，騙他到城外館中歇宿，卻令一個絕美的娼妓假扮做良家婦女，到夜靜更深，悄悄來纏他道：「妾乃鄰家之女，因窺見郎君風流俊秀，□分動情，故不羞越禮相從，不識郎君亦有意乎？」商春蔭抬頭一看，見是個美貌女子，因拒他道：「小娘子來差了，我商春蔭雖是一個少年人形，卻是一段槁木，一塊死灰，絕不知道人間有情趣事，空勞枉駕，勿罪，勿罪！」那妓女裝出許多妖態，笑說道：「妾聞古之美色，魚沉雁落、花羞月閉，豈有風流俊秀如郎君，而不一動心者乎？還是郎君嫌妾醜陋，不足薦衾枕，故出此不情之言以拒之？但妾貌醜陋，而情實真切，萬望郎君略貌而言情可乎？」

商春蔭道：「小娘子美自如花，情自如水，奈我商春蔭心如鐵石何？」那妓女一面說，一面就捱近身旁，當不得商春蔭正顏厲

色，毫不苟且，見女子只管苦纏，便乘空避出房外去了。那妓女沒趣，只得空回。正是：

碧草自春色，黃鸝空好音。  
誰知美人意，不動君子心。

商春茂見美人局弄他不動，心下□分不快。兄弟春芳說道：「大哥不必不快，我聞不愛色者，定然愛財。前日京中會了一千兩銀子在杭州，母親叫我拿會票去取，我如今推病不去，你可攛掇母親，叫他去取。他是個窮人，見了許多銀子自然動心，若是拐了去，便再來不得了。明日父親知道，是他無行，卻怪我們不得。」商春茂歡喜道：「這個妙！因與母親說知，果然商夫人聽信，就叫商春蔭吩咐道：」前日京中會了一千兩銀子在杭州，我昨日叫他二兄去取。他因身子不爽去不得，你可拿這會票，帶兩個家人，往杭州去取。商春茂兄弟二人在家，暗暗商量道：「包管他有去無來矣。」過了三五日，不見消息，二人愈加歡喜。到了第□日，沒些影響，商春芳便來見母親放話道：「前日那個的主意，叫商春蔭去取銀子？」商夫人道：「是你大哥說的身子懶，叫我叫他去。你問怎的？」商春芳道：「一千兩銀子也不少，他又不是親兒子，一個外人便托他去取，倘有差池，豈不可惜！」商夫人道：

「你三兄弟，你父親既認他為義子，必然看他有些好處，難道為此千金小事，便拐了去？不要多言，明日使他聞知，傷了弟兄和氣！」商春芳笑道：「母親不要發怒，且看他來了，再發怒也不遲。」正說不了，只見商春蔭忽然回來，叫家人將一千兩銀子一一交與商夫人。商春芳看了，大覺沒趣，只得走了出來，與商春茂計較道：「如今說不得了，一不做，二不休，昨日聞得南莊上瘟疫盛行，做田的男婦不知死了多少。家人沒一個敢去看看。大哥明日見母親，可瞞起此情，只說南莊租米久不交納，可叫三弟去催催。他若去，落了瘟疫，縱不死，也要害一場病！」商春茂道：「有理，有理，我明日就與母親去說。」

次日，果然來見商夫人說道：「南莊租糧久不來交納，孩兒欲自去催討，館中又難身不得，欲叫二弟春芳去，又怕他不的當，倒是三弟做事老成，母親可叫春蔭替孩兒去走一遭，免得只管拖欠下。」商夫人道：「你三兄弟果是老成，等我叫他去。」因又叫商春蔭來吩咐道：「南莊租糧久不來交，你可去催討一遍。」商春蔭不敢違拗，只得應喏而出。要帶兩個家人跟去，家人們都知南莊瘟疫盛行，便你推我辭，沒一個肯去。

商春茂恐怕露了風聲，便坐名叫個不知事的蠢家人跟去。商春蔭毫不知覺，竟坐了一隻小船，搖到南莊中門口，天色已晚。上了岸，那蠢家人領著，步行到莊上來。只見莊門半開，並無一人，商春蔭只得挨身走將進去。到了莊內堂上，也不見一人。此時天已昏黑，又無燈火，商春蔭看了，驚訝道：

「莊裡人都到那裡去了？」遂同蠢家人走到後堂來叫喚。蠢家人叫喚了半晌，方見影影的一個人，慢騰騰的走來。蠢家人因問道：「你們躲在裡面做甚麼？府裡三相公來了，半晌怎不見一人？」那管莊人低低說道：「我一莊人俱害時疫，七死八活，那有一個好的？我正在昏沉之際，虧你們叫，方才爬得起來。」商春蔭聽了道：「既是這等，你且不要走動！」因叫蠢家人道：「你可自去點起燈來。」蠢家人正尋到灶前去吹火，只見各房許多男婦，俱漸漸爬起來，蠢家人方才沒尋火處，虧一個婦人取了火刀、火石遞與，蠢家人敲出火來，點上燈，移到堂中來照。商春蔭因問莊人道：「你們病害幾時了？」管莊人道：「每日被疫鬼魔弄，連人事都不知道，那裡曉得害了幾時？」商春蔭道：「你既不省人事，為何又能爬將起來？」管莊人道：「我正在昏沉之際，影影聽得有些鬼說道：『不好了，有大貴人來了，我們存身不得了！』忽被你們叫喚，那些鬼一時蹤跡全無，我所以才爬得起來。這一會，病都好了，他說大貴人，想就是三相公了。」正說不了，只見許多男婦都已走到堂中，來見三相公，商春蔭問他如何得能起來，眾莊人都是一般說話。商春蔭暗暗尋思道：「蒼天，蒼天！我商春蔭既是大貴人，如何連父母俱保全不得？」又自感歎了一回。莊內眾人一時病好，都歡喜不過，忙收拾夜飯，請商春蔭吃，吃完飯，就收拾內房請商春蔭安寢。到次日，村中傳知此事，便都來請商春蔭去逐疫鬼，真是一貴能壓百邪，說也奇怪，商春蔭到各草堂，那些疫鬼便都散了，病人便都好了。故這家來請，那家來請，商春蔭倒像一個行時的郎中，好不熱鬧。按下不提。

且說那老家人自奉商尚書之命，叫他看管三相公，故每日或早或晚，必到書房中來看視一遍。這日到書房來，不見了商春蔭，心下著忙，問人方知到南莊去催租。他久知南莊瘟疫之事，著了一驚，忙來稟商夫人道：「南莊瘟疫盛行，纏染之人，□死八九，太太為何叫三相公去催租？」商夫人也著驚道：「我那裡知道南莊瘟疫之事？都是大相公誤我，你可快快備了轎馬，去請他回來！」老家人不敢怠慢，速往南莊。將到村口，早有人傳說，「村中疫鬼，虧三相公驅逐散了，合村人家病都好，如今要做戲酬謝他哩！」老家人聞知，方才放了心。到了莊上，見商春蔭好端端的，果有驅鬼之事，知他後來定是個大貴之人，滿心歡喜。因說太太趕來請他回去之意。

商春蔭已聞知租糧皆完，只因病，尚未曾交納，他就要回去。

爭奈合村人感他驅鬼之德，要做戲請他，死不肯放，只得先打發家人回覆商夫人，自家又遲了三五日，方才得脫身回來。

商春茂與商春芳聞知此事，驚訝不已，便也不敢再來謀算他。

商春蔭自此得以安心讀書。

過了年餘，忽紹興又有一位大鄉宦，姓孟，名學孔，官拜春坊學士，因有病告致仕回家。他有一個小姐，生得才德兼全，百分美貌。孟學士要擇一個佳婿配他，一時難得。思想商尚書家子姪最多，定有佳者，要自來一選。又聞知他館中西席是曹先生，孟學士與曹先生又是鄉科同年，因寫一書與曹先生，達知此意，約了日期，只說琰拜曹先生，便暗暗一選。曹先生得了信，便回書約了日期，又暗暗透風與商家這些子姪知道，凡是沒有娶親的，都叫他打點齊整，以待孟學士來選。到了這日，果然孟學士投一帖來拜曹先生。曹先生留他吃過茶。遂捻手相攬，假說游賞，便領他到各處書房去看。這學生們聞知此事，俱華巾美服、修眉畫眼，打扮得齊齊整整，或逞弄風流，或賣弄波俏，或裝文人面目，或作富貴行藏。孟學士一一看在眼裡，都不中意。忽登樓下看，只見隔牆一間小軒子中，一個少年手持一本書，依著一株松樹在那裡看書，孟學士與曹先生在樓上笑語多時，那少年只沉思看書，並不抬頭一顧。孟學士看在眼裡，倒有幾分歡喜，因暗暗指問曹先生道：「此少年為誰？」曹先生道：「此商老先生螟蛉之子，狂士也，不足與語！老年翁不必問他。」孟學士道：「此子吾正賞其沉靜，年兄為何反曰狂士，不大相刺謬乎？」

曹先生道：「遠觀則靜，近看則狂矣。」孟學士道：「我不信如此，年兄同我去當面一決。」遂要同曹先生下樓一看，曹先生忙止住道：「既要見他，不須自去，我著人喚他來就是了。」因吩咐一個家人道：「你去對三相公說，孟老爺在此，請他來拜見。」家人領命，轉到軒子樹下，對商春蔭說道：「孟老爺在樓上，曹先生叫請去會一會。」商春蔭低著頭看書，就像不曾聽見的一般，竟不答應。家人立了一歇，只得又說一遍，商春蔭方回說道：「我有事，沒工夫，你去回了罷！」家人道：

「孟老爺在樓上看見的，怎好回？」商春蔭發怒道：「叫你回，就該去回了，甚麼不好回，只管在此攪擾，亂人讀書之興！」

家人道：「孟老爺官尊，又是老爺的好朋友，三相公不去見，恐怕惹他見怪！商春蔭聽了一發大怒道：「他官尊關我甚事？

我看書要緊，誰奈煩去見他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走進軒子去了。

家人沒法，只得上樓回覆道：「三相公不肯來。」曹先生因笑說道：「我就對老年翁說，此子狂士也，不足與語，何如？」孟學士已在樓上看見商春蔭這段光景，因笑說道：「不得中行而與之，必也狂狷乎！年兄不必在世法著眼，不妨同我去一會。」

因用手攜著曹先生的手，同下樓來。曹先生只得同他下瞭樓，轉到軒子中來。二人走進軒中，商春蔭尚默默看書不放，曹先生因問道：「孟老伯在此，可過來見禮！」商春蔭方抬頭，看見孟學士豐度昂藏，是個先輩，因放下書，不慌不忙與他見禮。禮畢分坐，孟學士因笑問曹先生道：「四書中，名實亦有不合者？」曹先生道：「怎見得不相合？」孟學士道：「我觀曾點舍瑟而對一段，實是一個謙謙君子人，為何反稱他做狂士？」

曹先生一時答不來，商春蔭因答道：「見夫子安得不謙退？遇子路與童冠輩，又不得不狂矣！豈一人有異，賢愚使然耳。」

孟學士聽了，再三稱贊道：「名言，名言！」又談論了半晌，孟學士方起身辭出，倘與曹先生道：「此子乃吾佳婿也，乞年兄留意。」曹先生低頭不語，半晌方說道：「老年翁還須斟酌，不可一時造次，作伐甚易。」孟學士道：「小弟一眼已決，不必再商，年兄須上緊為妙。」曹先生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孟學士遂別回。正是：

伯樂只一顧，已得千里神。

丈夫遇知己，肝膽自有真。

曹先生因孟學士再三囑托，只得與商春茂商量道：「你家這許多子弟，孟學士皆不中意，單單看上了你三弟，要我與他為媒，這事卻如何區處？」商春茂道：「老師就該說他不是我商家子姪。」曹先生道：「我已說明，他道勿論。」商春茂又想一想道：「既是這等，老師且對他說說，看看他如何回答，老師再於中點綴幾句，回覆孟學士可也！」曹先生遂走到軒子中來，對商春蔭說道：「你造化到了！」商春蔭道：「學生窮困乃爾，有甚造化？」曹先生道：「孟學士有一千金小姐，要托我招你為婿，豈不是造化？」商春蔭道：「男子漢但患不能成名耳，何患無妻？先生以為造化，無乃見小乎？」曹先生道：「得妻不為造化，得學士之女為妻，豈非造化乎？」商春蔭道：「學士亦人耳，何足重輕！且春蔭未當受室之年，尚在困窮之際，此事煩曹先生為晚生敬辭為感！」

曹先生見他推辭，便就著說道：「你既不願，我怎好強你，但孟學士明日或央別人來說，你莫要又應承了，使他怪我。」商春蔭道：「這個斷然不敢！」曹先生遂寫了一封書回覆孟學士，內中就說商春蔭不看學士在眼裡，不希罕他女兒為妻，許多狂妄之言，要觸孟學士之怒。爭奈孟學士是個巨眼之人，沉吟道：「此子沉潛堅忍，有英雄氣骨，決非孟浪之人，怎肯出此不遜之語？大都曹先生與彼氣味不投，故如此也！」因想了一回道：「我有道理，明日遂設一酌，邀他來，自與他說方妥。」因發帖請曹先生與商春蔭一敘，又寫一字與曹先生說道：「姻事不諧當聽之，但我愛賞其少年英拔，欲與晤對終日，以慰老懷。乞年兄致之，借來為感！」曹先生沒奈何，到臨期，只得邀商春蔭同往。

商春蔭還要推辭，曹先生道：「他一個父輩，特特請你，你若不去，得罪於他，明日令尊知道，未免見怪爾！」商春蔭不得已，方與同來。孟學士接入，分歡喜。相見過，敘了許多寒溫，方才入席。孟學士與商春蔭談今論古，見商春蔭言詞慷慨、議論雄偉，更加歡喜。到換席時，又同他到書房各處閒步，因攜手與他說道：「商兄年少才高，學生有一小女，中不敢自稱賢淑，若論工容，也略備一二，我學生最所鍾愛，意欲結褵賢豪，以托終身。前煩曹年兄道意，曹年兄回說商兄不願，學生不知何故，恐其中或有流聞，故今不惜抱慚自白，商兄可否，不妨面決。」商春蔭道：「小姪天涯萍梗，蒙老伯垂青，不啻伯樂之知！晚生雖草木為心，亦當知感！但婚姻大事，上有老父在京，非兒女輩所敢自主，乞老伯諒之，勿罪！」孟學士道：「若論娶而必告父母之理，我學生自當致之尊翁，不消商兄慮得。但商兄願與不願，不妨一言，便生死一決矣！」商春蔭沉吟半晌道：「一言何難？但小姪苦衷，實有難於口舌言者。古云『詩言志』，竊有小詩一首獻與老伯，望老伯細察，便可想見小姪這苦衷矣！」孟學士道：「這個尤妙。」遂同到書房中來，取文房四寶與他，商春蔭遂題詩一律，題完，雙手獻與孟學士，孟學士展開一看，只見上寫著：

落落天涯游子魂，乾坤許大恨無門。

九原蔓草方緘涕，百歲絲蘿何忍言。

兒女風流花弄影，丈夫肝膽雪留痕。

窮途若遂陽春願，穠李夭桃敢負恩？

孟學士看了數遍，滿口稱贊道：「商兄幽冤未伸，不敢先父母而言親，孝子也，志士也！愈令我學生起敬。然而此詩不言之言，不許之許，我學生留付小女，以為江臯之佩。」商春蔭深深一躬道：「謝知己矣！」曹先生見他二人說話含含吐吐，不甚分明，只微微而笑。大家又說些閒話，方又坐席。又飲了一會，然後曹先生與商春蔭起身，謝別而歸。孟學士送了二人出門，進到內堂，就將商春蔭這首詩交付與女兒道：

「商春蔭雖非商家的派，然少年有志，異日自當顯達，我將你許嫁與他，他因有宿恨在心，不敢明明應承，聊題詩見志，已默默許下。你可將此詩收好，便可做他一縷紅絲之聘也！」孟小姐領父命，便終身捧誦、佩帶不題。正是：

雖非一縷江臯贈，已是三生石上來。

卻說商春蔭在商府過了兩年，適值鄉試之期，宗師發牌到紹興錄科，凡是秀才都要去考科舉，童生都要到府縣去考，以求進學。商春茂與商春蔭說，叫他到縣裡報名。商春蔭道：

「我又不考，報名何用？」商春茂道：「你既不考，讀書為甚？」

商春蔭道：「考是終須要考，但此時尚早。」商春茂道：「四弟、五弟也都要去，你大似他，反說是早？」商春蔭道：「人各有志，何必一概拘定？」商春茂與曹先生說知，大家以為笑話。

遂單報了春蒼、春蔚之名去考。不月餘，縣取送府，府取送道，道里雙雙都取進了會稽縣學。到送學這日，兩弟兄披紅掛彩，鼓樂迎送來家，親戚朋友都來稱賀，分熱鬧。人都笑商春蔭沒志氣，若肯去考，騙一個秀才做做，也強如這等落落莫莫，為人輕薄。

又過了幾日，商春茂與商春芳俱有了科舉，要到省下去鄉試。忽有一個朋友到他館中來拜他弟兄，因留他小飯。飲酒中間，說起他能懸筆請仙，商春茂弟兄就要求他請仙，問問功名。那朋友說道：「須得一潔淨之處，方好請仙降壇。」商春茂道：「西邊佛堂裡甚是潔淨。」遂同那朋友到佛堂中來。只見佛堂上面一碗琉璃，供養許多佛像，果然清淨。那朋友叫備香燭，又叫取黃紙、筆、硯，又叫取一根細繩，將一枝大判筆繫了，倒懸於桌上，因將一張黃紙鋪在桌上，與懸筆相湊，一面書符結起壇來。眾人聽見懸筆請仙，都走了來看，凡有科舉的，都拜禱求判。那朋友正書符念咒，忽大仙降壇，大風大雨，懸筆自動。那朋友因拜祝道：「蒙大仙降壇，請大仙留名！」那懸筆忽寫出兩行大字道：「我非仙也，乃神也。」那朋友道：「既係尊神，亦求尊神留名！」懸筆又寫兩個大字道：

「雷公。」眾人看見，都笑將起來。那懸筆又寫道：「諸生不必笑，吾神雖非文人，今偶有一對，諸生能對否？」商春茂道：

「尊神有對，乞求賜教！」懸筆就寫出一句道：

琉璃底下數枝香，眾星捧月下寫一行道：「諸生可對，對得來者，功名有分。」商春茂與眾人細想道：「此乃看見琉璃並爐中線香，觸景之句，一時如何有得對？」大家思索半晌，再對不來。商春茂只得又拜祝道：「弟子輩此時意在功名，無心作對，再求尊神明功名有無，容弟子再慢慢對句何如？」那懸筆忽又寫出數行行：

蕭蕭風，颯颯雨，諸子請我問科舉。一對尚不能對，功名之事可知矣！

下面又寫一行道：「此對諸生不能對，能對人外面來矣。」

吾神有事，要退。」那朋友道：「尊神有何事？再求少留！」懸筆又寫道：「吾神要過江行雨，不能留矣！」忽霹靂一聲，懸筆便再不動矣。眾人正驚訝不已，忽商春蔭聽得請仙，也走來看，及走到佛堂，仙已退矣。商春茂看見商春蔭走來，正合著雷公說，「對對人外面來矣！」因將雷公之對與他看道：

「三弟能對否？」商春蔭道：「對此易耳！」那朋友道：「三兄既以為易，何不見教！」商春蔭遂提筆對一句道：

明鏡中間一口氣，尺霧障天。

大家看了，又工又雅，都連聲贊歎，以為奇才。那朋友道：「雷神寫著：對得來，功名有分，三兄高發不必言矣。」商春蔭道：「小弟不預考，事從何而發？」那朋友道：「今日不發，定在異日，神聖豈有妄言！」商春蔭也付之一笑。轉是商春茂愈加嫉妒。這一科，果然商家子姪並不中一人。

卻說商尚書在京中，到了秋試，自知他四子不能中舉，但有幾分指望春蔭要中，及見試錄，卻也無名，心下躊躇。過了些時，家中人到，問起：「大相公、二相公不中也罷了，怎麼三相公也不中？」家人稟道：「三相公連童生未曾出來考，鄉試如何得中？」商尚書驚問：「為甚不考？」家人稟道：「大相公再三勸他去考，他只是不肯，不知為甚？」商尚書暗想道：

「他不出赴考，必然有故，想是家中有甚說話。我原許一二年接他進京，今已二年，料來也無礙矣！」因寫信叫一個家人去接三相公進京。家人領命到家，將信送上商夫人。商夫人看知來意，就叫商春蔭說道：「你父親有信，著人接你進京，你還是去也不去？」商春蔭道：「父親嚴命，安敢有違！」商夫人道：「既如此，可收拾行李，擇日起身！」商春蔭不敢怠慢，遂擇一個吉日，拜別商夫人並四兄弟，竟同家人進京而來。

到得京中，拜見商尚書。商尚書見他氣宇軒昂，比舊時更覺英發，□分歡喜，就先問道：「前日鄉試，我日日望你登科，你抱負既足，為何不考？」商春蔭道：「孩兒苦衷，原不敢洩漏，大人前又不敢隱諱。孩兒父母遭變，雖未能成服，然心喪三年尚未滿足，既不敢冒喪以暗欺父母，又不敢匿喪以明欺朝廷，故寧甘非笑，以負大人之望也！」商尚書聽了，大加歎賞道：「賢者之所為，眾人固不識也！汝真孝子也，汝真忠臣也，可愛，可敬！還有一事要問你，前日孟學士有書來說，他有一女要配與你，此亦最美之事，為何你不允？」商春蔭道：「孩兒非是不允，一來婚姻大事，理應大人作主，孩兒焉敢自專？二來親喪未滿，何忍及此？」商尚書道：「你事事不以聞味廢禮，誠君子也！今既言明，我當寫信復之就應允了他，也不負他一段美意。」商春蔭道：「孩兒心喪再三月滿矣，求大人少緩三月再復他，未為遲也！」商尚書道：「汝言是也。」因收拾一間書房與他讀書。

時光易過，倏然又是三年，此時商春蔭是二□二歲。又值鄉試之期，商尚書恐他回省考費力，就替他援例北監赴考。

到了場中，商春蔭學力養到，文章如萬選青錢，榜發時，高高中了第一名經魁。商尚書聞報大喜，以為鑿拔不差。報到紹興家裡，商夫人也□分歡喜，只有曹先生與商春蔭兄弟不快，欲要奈何他，卻又沒法。過了幾日，曹先生也收拾進京會試，到了京中，就寓在商尚書府中，見了商春蔭，滿肚皮不歡喜，因他中了，只得改弦易轍，滿面春風。到了會試，二人一同入場，誰知場中取士，只論文才，不論老少，商春蔭又高高中了第三名。曹先生依舊孫山之外。商尚書無限歡喜。

到了殿試，商春蔭又是二甲第一，傳臚就選入翰林，□分榮耀。曹先生甚是沒趣，心下尚有許多不服，悄悄到場中討出他的落卷來看，見上面塗抹的批語，就與商春蔭在家看的一般，心下方有幾分軟了。固辭了商尚書，回去家中，再將舊時商春蔭批抹的文字，又細細一見，始覺道：「甚是有理！」再將商春蔭中舉、中進士的文章一看，真是理明學正，詞彩煥然，□分可愛，不覺虛心歎服道：「才學安可論年！」因此在家苦讀不提。

卻說商春蔭既入了翰林，就要與父親報仇，因見對頭勢尚嚴嚴，只得又忍耐住了。商尚書因自家年老，已告致仕回家，也要他告假同回，就孟學士之親。商春蔭苦苦不肯道：

「大仇未報，安忍言此！」商尚書只得聽他，就先回去。

倏忽又是三年，又當會試。商春蔭翰林，例入分房，曹先生依舊到京會試，商春蔭因分房避嫌，便不來相見。誰知三場畢，到揭曉時，曹先生這番僥倖，半中腰搭了一名進士，□分歡喜。再細查房師，恰在商春蔭房裡，只得先來謁見。商春蔭見中了他，也自歡喜，便破例就見。二人相見，都覺歡喜，曹先生置椅子上，請拜見老師。商春蔭辭謝道：「我學生雖不曾執經受業，然曹先生於家兄、舍弟有西席之尊，卻與他人不同，怎好如此？」曹先生道：「老師與門生雖有一日之雅，然老師鴻鵠大志，已蟻視門生，並不小屈；況門生今日親辱門牆之下，名分具在，安可紊亂？且門生實不瞞老師說，門生前科下第，回家因將老師向日塗抹門生之文，細細改悔，今日方得遭際，則老師於門生，不獨為一時榮遇之恩師，實耳提面命之業師也，敢不執弟子之禮！」商春蔭聽了道：「不意賢契如此虛心，殊為可敬！」因照常以師生禮相見。自此之後，不常往來。又虧了商春蔭之力，將曹先生殿在二甲，就選了行人，曹先生甚是感激。商春蔭因收了許多門生，腳跟立定，因將父親受害之處、與奸臣誣謗之事細細辨了一本，就求改姓歸宗。喜得天子聖明，將他父親追復原官，欽賜祭葬，籍沒家產，著府縣給還，誣謗奸臣，盡皆削奪問罪，商春蔭准復姓歸宗。命下，商春蔭仍改做柳春蔭，喜不自勝，謝了聖恩。又上一本，請給假還鄉塋葬，聖旨又准了。曹先生與在京眾門生都來賀喜，柳春蔭辭謝去了，獨留曹先生說道：

「我不日要出京，今有一事要問賢契。」曹先生道：「老師不知有何事見諭？」柳春蔭道：「就是向日孟學士老伯所許的的姻事，我一向因父仇未復，雖不敢應承，然私心已許諾久矣，此賢契所知。但別來許久，不知孟老伯近作何狀？賢契定知其詳。」曹先生聽了慘然道：「原來老師尚不聞知，孟年兄已作古年餘矣！」柳春蔭聽了，大驚道：「果是真麼？」曹先生道：

「門生怎敢妄言！」柳春蔭不禁慘然淚下道：「蒼天，蒼天！何奪之速？我柳春蔭又失卻一知己矣！」因又問道：「他令愛如今還是已適他姓，還是待字閨中？」曹先生道：「孟年兄在日，貴家求娶日盈於門，孟年兄一味苦拒，必不應承。自孟年兄死後，不期他令愛純孝，因父親沒了，日夜痛哭，竟雙目俱已喪明！又兼幼子才三兩歲，門庭冷落，昔日強求者，今過門不問矣！故他令愛猶然未嫁也。」柳春蔭聽了，忽歡喜道：

「既是他令愛未嫁，這還好！」因對曹先生說道：「此事須煩賢契給一假，為我先歸告老父，申明前約，以全孟老伯向日一段高誼！」曹先生道：「老師台命，門生焉敢辭勞！但此事雖是老師不忘故舊之義，但夫婦為人倫所重、宗祀所關，今孟小姐雙目已瞽，既成廢人，恐不堪為玉堂金馬之配。老師還須上裁！」柳春蔭道：「孟老伯識我於窮困之日，何等心眼！他令愛若非有待於我，此時已為侯門之婦久矣，豈至喪明無偶？」

況孟老伯雖逝，而高風如山門；孟小姐雖瞽於目，未瞽於心，有何害也？賢契須為我周旋勿疑，我決不做負心之輩！此時縱有宋子、齊姜，吾不願與易也！」曹先生見柳春蔭意決，不敢再言，只得應道：「老師高義，真古人不及也！門生明日即當討差南還，為老師執柯。」柳春蔭道：「如此甚感！」

曹先生辭出，果然就討了一差，先回紹興家裡，就將此事報知商尚書。商尚書道：「孟小姐哭父喪明久矣，曹先生就該與三小犬說知，別作權變！」曹先生道：「門晚生已經再三攔阻，令郎老師執意不從，故不得不受命也。」商尚書道：

「吾兒立身修己，真不愧古人，吾輩不及也！曹先生既受其托，須往孟宅一言。」曹先生應諾，遂到孟學士家來。原來孟學士大夫人死久，只有一妾生得個三歲公子，並無弟兄子姪。自從學士死後，家產盡皆孟小姐掌管，喜得孟小姐雖是一個閨中女子，卻胸中大有經緯，治家嚴肅，大家俱在廳外聽命，雖三尺小童無敢入內。外面人並不知內裡之事，有甚說話，只憑一個老家人媳婦傳說。這日曹先生來到廳上，對家人說道：

「你家老爺在日，曾將你家小姐面許與商老爺家第三公子為配，此事想你小姐也是知道的。一向因商三公子未曾發科，又因你家老爺變故，故耽擱起來了。今商三公子已登第，為翰林侍講，又蒙聖恩欽賜復姓還鄉，他今不忘你老爺舊日之好，特央我來再申前盟，與你家小姐作伐。商太老爺已擇了吉日要行聘，特央我來通信，你可稟知小姐，好臨期預備。」家人主曹先生坐了，因入到後廳稟知小姐，復出來說道：「家小姐說，先老爺在日，這段姻事雖是有的，但先老爺不幸淪亡，今非昔比。況商三老爺已是貴人，家小姐又帶有疾病，這段姻親恐不相宜，還求曹老爺斟酌回覆為上！」曹先生道：「此呈乃商三老爺感你老爺昔日高誼，不忍負心之舉。就是你家小姐新遭尊恙，他俱已知之。在京時，多少豪門求配，他俱辭脫，情願尋舊日之好，意在敦倫重義，有甚麼不宜！」家人又說道：「既是商三老爺如此重義，家小姐怎敢負盟？但還有一說，小姐說，先老爺歿後，只存得小主一人，今才三歲。雖是小主母所生，實賴小姐撫養，若出嫁與人，小主無人看管，倘有疏虞，便絕了孟氏一脈，故此不敢應承！」曹先生道：

「親事這斷然要應承的了，但所說之事，甚是有理，我回去與商太老爺商量，再來回覆。」曹先生遂辭了。回來與商尚書說知此事，商尚書道：「這也慮得是，除非就親方為兩便。」曹先生道：「就親最為有理！」因再回覆孟小姐，孟小姐只得應承。商尚書遂擇日行過聘來，紹興城中聞知此事，都笑說道：

「商尚書一發老呆了，兒子一個簇簇新的少年翰林，怕沒有大官家標緻小姐為親？卻去定一個死學士的瞎小姐為妻！」又有人笑說道：「想是過繼的兒子，終不像自養的親切，故娶一個瞎小姐與他！」外面紛紛議論、訕笑不提。

過不多時，柳春蔭早已到家，先拜謝了商尚書夫妻收養之恩，又拜請了複姓之罪。然後與商春茂弟兄拜見，商春茂雖舊日與他做對頭，今見他官居翰苑，只得變轉面孔，□分趨奉，對父親說道：「向日曹先生再三要三弟拜他為師，三弟彼時就有大志，說道論起舉業來，曹先生還當拜他為師，孩兒只以為三弟少年誇口，不期今日，曹先生果出三弟門下，方知三弟不為妄言！」商尚書道：「學無老少，達者為師，豈不信然！」因對柳春蔭說道：「孟家這頭親事，雖是你不忍負心一段義舉，但結親這日，合郡觀瞻，娶了個瞽目之婦進門，也未免惹人恥笑。他小姐前日借說兄弟小，無人看管，不欲嫁出門，恐他也只為雙目不見，到人家有許多不便，故此推脫。

我已許他，著你去就親，他方才允了。」柳春蔭道：「就親固好，但孩兒為本生父母複姓，已負大人收養之恩矣！今大人父母在堂，孩兒又因藏婦之拙，就親他人之室，是全者小，失者大，不更重為得罪乎？況婦人從夫，當論賢愚，豈在好丑！

孟學士存日，與孩兒已有盟言，今日孩兒只知娶孟學士之女，不知其瞽也，任人恥笑，孩兒自安之！孟小姐若慮兄弟幼小，滿月之後，聽憑回家料理可也。」商尚書見柳春蔭說得有理，只得又叫曹先生將這一段說話到孟衙來說，孟小姐知是柳春蔭之意，便也允了。商尚書歡喜，就擇了吉日做親。到了吉期先一日，孟衙發過嫁裝來，□分齊整，卻像是幾年前打點的，端端正正，一件也不缺少。眾親友見了，都大驚道：「孟學士死後，兩下說親不久，說成後，並不見他家置辦嫁裝，為何這等齊整？這個瞎婦兒倒也有些手段！」到了正日，商府親戚滿堂，都要看這瞎女兒怎生拜堂？不多時，鼓樂喧闐，柳春蔭身穿翰林大紅袍服，騎馬親迎回來。到了廳上，燈燭煌煌，商尚書與商夫人並立在廳上，眾媒婆、伴娘攙扶著孟小姐拜堂。拜堂已畢，伴娘揭起方巾一看，且莫說他翠翹金鳳，裝束之盛，只見：

芙蓉嬌面柳雙娥，鬢鬢烏雲結一窩。

更有奪人魂魄處，目涵秋水欲橫波。

商尚書、商夫人與眾親眷一齊看見他花容月貌，如天仙一般，尚不為奇異，只見一雙俊眼，似兩點寒星，百分波俏。

眾親友俱大驚大喜，暗說道：「新人這等一雙好眼，怎傳說是個瞽目？」俱踴躍稱快。不多時，拜堂畢，送入洞房。柳春蔭與孟小姐對飲含盞之厄，柳春蔭雖是他不忘故舊一段義舉，然心下明打帳一個瞽女，到此忽然變做個一雙俏眼美人，怎不歡喜？因問道：「夫人雙睛無恙，為何人皆傳說夫人哭父喪明？」

孟小姐微笑道：「妾目原未嘗損，只因先學士存日，與良人有盟，遂命妾靜俟閨中。後以強娶者多，以先學士之力，百般拒辭，尚費支持，今先學士見背，妾弟甚幼，妾一孤子，如何撐答？靜處以思，恐為有力者所算，因假稱喪明，這些世情豪貴，果過門不問。故妾得以靜處閨中，以俟君子之命也！」

柳春蔭聽了，歎羨不已道：「夫人不動聲色，能消絕強暴之妄想，所謂明哲保身，夫人實有之矣！但還有一說，我在京時，許多親友皆以夫人瞽目阻予踐盟，幸我感泰山之恩，不敢有負。設或淪盟，夫人又將奈何？」孟小姐道：「先學士選婿亦云眾矣，而獨屬意良人，蓋深知良人君子也。豈有君子而以盛衰、好丑背盟者乎？良人背盟，猶世俗之人，則一世俗之人而已矣！妾雖遭棄，獨處終身，不猶愈乎？」柳春蔭大喜道：「孟光稱千古之賢，未聞有此高論，夫人過之多矣！我非梁鴻，今得偶夫人，雖大有愧，實大幸也！」孟小姐道：「自妾以瞽目相傳，君子知而不棄，這段高義，當在古人之上，不獨使妾甘心巾櫛，即先學士九泉亦含笑矣！」夫妻二人說得投機，彼此相敬相愛，飲罷合盞，同入鴛幃，百分得意。到了次日，柳春蔭就將孟小姐恐怕豪貴求親，招惹是非，故假說喪明之事，對商尚書並眾人說知，大家俱鼓掌稱奇，贊歎不已！不數日，傳得合郡皆知，無一人不道柳春蔭有情有義，孟小姐明哲保身。

柳春蔭在紹興成親了月餘，因奉旨歸葬，不敢久停，就將孟小姐送回孟衙，照管小兄弟。自家拜別了商尚書，竟回貴州，將父母棺槨移葬。貴州有司皆來祭奠，好不光耀！葬事已畢，回朝復命。後來柳春蔭由翰林直做到侍郎，他不貪仕宦，二年間，即告終養回紹興，侍奉商尚書夫妻，二人終天之後，哀慟居喪。教服滿後，與孟夫人另卜宅，與孟尚書家相鄰，撫育孟公子成人。後生二子，俱成偉器，其功名顯大，皆貧賤能守而成。